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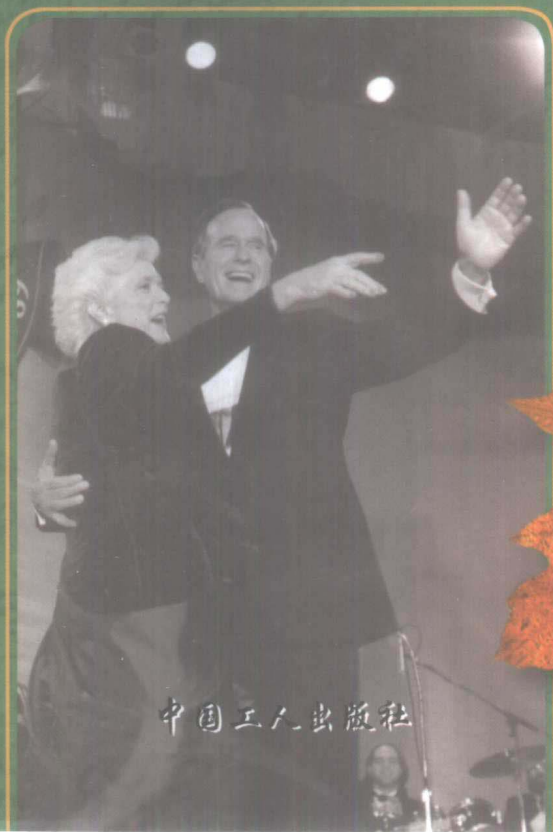
◎ 美芭芭拉·布什著



# 我是一个幸运的女人

——芭芭拉·布什回忆录

◎ 林丽宽 史克珉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K837.127

08

第一夫人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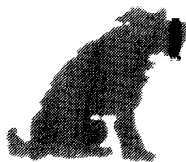
# 我是一个幸运的女人

——芭芭拉·布什回忆录

[美]芭芭拉·布什 著

林丽宽 史克珉

周燕 林林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 Barbara Bush: A Memoir

by Barbara Bush

copyright© 1994 by Barbara Bush

中文简体字版©2000 中国工人出版社

本书由 SCRIBNER 授权出版  
通过大苹果著作权代理公司和  
北京市版权代理公司共同代理  
图字:01-1999-3124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一个幸运的女人:芭芭拉·布什回忆录/(美)布什(Bush, B.)著;  
林丽宽等译.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1  
ISBN 7-5008-2324-X

I. 我… II. ①布… ②林… III. 布什, B. - 回忆录  
IV. 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6851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16.625  
印 数: 1 ~ 5100 册  
定 价: 30.00 元

## 序言

写这本书是我一直所渴望的。这本书所写的，是一个备受恩宠的人一生的故事。上天给了她各种恩宠，这一点纵使以前她不了解，现在却当然一定懂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男人、女人或是孩子比我生活得更好了。

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莉萨·德鲁是这本书的编辑，她读了五章后说，“美好”这个字眼，一页只允许用一次，“温馨”一章也只能出现一次。后来珍·贝克又对“亲密的好朋友”一词也加了限制。她说：“没有人可以拥有那么多好朋友和亲密的朋友。”

一生中能拥有这么多“美好”的人和事、“温馨”的家庭生活和许多“亲密的好朋友”，这真是一件不错的事。不论是抚育我成长的家庭，还是后来跟乔治·布什这个最珍贵的朋友所共同经营的更久远的生活，都让我心中满怀感激。

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写的，分别从过去的日

FN26/02

记、录像带、信件和早期的片断记忆中节录出来。对我而言，书中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

令读者觉得好笑的是，在我的日记里，记录了很多我所尝过的美食（到现在依然如此），以及对自己不知节制的懊悔。让读者知道这点，只为博君一笑。幸好这类文字我都省略了。

我还发现在这本书里，哭似乎太多了些。可是我是有感情的人，有时候也喜欢美好的眼泪。你会发现我在感伤的时候哭，欢喜的时候也哭。是爱带来泪，是朋友带来了泪。一个微笑、一份美意、甚至是一个温柔的字眼，都会给我带来泪。在福泽眷宠的生命里，总是有太多太多的泪。

在篇幅和时间的限制下，许多朋友和发生过的事我都略过不提了，但我希望他们能原谅我。我相信他们都知道自己是谁，也希望他们都能明白我们同样爱他们。

在此，我要感谢许多人对我的耐心，尤其要感谢珍·贝克，她不但巨细靡遗地读过这本书，还一再给我信心，帮我做初校和查证事实、辨别错字等工作，碰到好玩之处则相顾大笑。当然我也要感谢我的编辑莉萨·德鲁，由于她三番五次的鼓励，才使我当了作家（她同时也是《米莉的书》和《弗雷德故事集》的编辑）。我想莉萨想要的东西不只这些，但是她并没有强迫我写一些我认为不适合的东西，或是一些能让书更有卖点、但也可能会造成伤害的东西。

此外，我还想要谢谢布什总统图书馆里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帮我们搜集史实的玛丽·芬奇。

至于本书的主角乔治·布什，我该说些什么呢？我想他

知道我的感受。他的确是这本书的主角。在本书付梓之前，他偶尔会应我的要求读一下这本书。我要他帮我看一下，因为我不愿故意伤害别人。乔治没有删掉任何东西，只加进一些典型的乔治式的东西，都是一些赞美的话，多半是赞美他的工作伙伴，或是使他们与他共享荣誉。而我，自然只将这些赞美全归于他一人。他是我的主角。

芭芭拉·布什

1994年3月1日

## 目 录

序 言 .....	(1)
1. 幕启 .....	(1)
2. 成长 .....	(7)
3. 战争与爱情 .....	(19)
4. 得州拓荒 .....	(36)
5. 吾女罗冰 .....	(47)
6. 迷人的政治界 .....	(61)
7. 华盛顿的新生涯 .....	(75)
8. 联合国岁月 .....	(94)
9. 水门事件逃过一劫 .....	(102)
10. 中国 .....	(112)
11. 接掌中央情报局 .....	(137)
12. 竞选路迢迢 .....	(149)
13. 巡游世界 .....	(163)
14. 桂冠诗人 .....	(185)

15. 1988 年大选 .....	(198)
16. 白宫第一夫人 .....	(220)
17. 新总统的 100 天 .....	(237)
18. 风起云涌的世界 .....	(264)
19. 世局动荡 .....	(302)
20. 暴风雨前的暴风雨 .....	(332)
21. 沙漠风暴 .....	(366)
22. 苏联解体 .....	(396)
23. 东南西北转战各州 .....	(430)
24. 大选在即 .....	(460)
25. 最后一瞥 .....	(486)
26. 新开始 .....	(507)





## 幕 启

1993年1月20日那天，我们要动身回家了。四年来，在这段不同寻常的日子里，我们的家就是白宫。可是那一天早上我们醒来时，却有种恍如身在异地的感觉，我们的床、我们的桌子和椅子，都已经先搬回了得州。乔治也一直跟别人说，我几乎也跟着搬走了。的确，他没说错。自从我们大选失败以后，我便一直试着忘记伤痛，把我的心转向休斯敦，转向即将在那儿展开的新生活。

但乔治不是，他仍坚持做总统到最后一分钟。他担心他的同僚和他们以后的去处。此外他还有伊拉克、索马里和波黑等这些更重大的问题要处理。

我们像往常一样，清晨5点半起床，梳洗后便按铃传唤用餐，在床上喝咖啡，看报纸。等我们的孩子进来问好时，电话铃也同时开始响起来。

上午稍晚，乔治从椭圆形办公室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最后再去南草坪走一圈、遛遛狗。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我们那几只狗跑来跑去，争先恐后地追逐着松鼠，看谁有什么发现。乔治以手臂做横木，让兰吉纵上跳下的，人与狗玩得不亦乐乎。我们谈到去年春天和夏天养在南草坪喷泉里的鸭子，不知道它们今年春天会不会回来栖息。如果它们真的全都回来，那白宫的草坪管理员不晓得会怎么处理这么多小家庭？我们走过网球场，走过每到用餐时间就可以听到马蹄铁叮当作响的马蹄铁场。我们在想，不知道比尔·克林顿会不会继续保留白宫的掷马蹄铁砸柱子比赛？我们手牵手走过游泳池和凉台、椭圆形办公室和玫瑰花园，一同分享快乐的回忆。单单只是描写那一天、那里的房子和那些体贴的工作同仁，都会带给我一种温暖感受。我们住过许多不同的地方，我们有过许多温馨的住所，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跟这个最特别的白宫相比。在这里，乔治必须面对各种令人难以想象的问题，但是白宫里的同仁却都善良、温暖而体贴。他们所给的，正是一个美国总统所最需要的：一个快乐而宁静的家。

我们一直拖时间，不想太快跟白宫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道别，可是10点钟一到，我们一直害怕的那个时刻还是来临了。事务总管厄舍·加里·沃尔特发表了一篇既感人又好玩的演讲，把他们从乔治那儿学来的一大堆新名词全都派上了用场。譬如他说：“我们本来以为‘波普’指的可能是一种饮料，要不就是一种早餐用的喜瑞尔品牌，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那是一种亲昵的称呼。我们刚开始也以为只有当你

的手被斧头砸到时，才会发出‘哎哟’的喊叫声，谁知道那竟是指‘兰吉在哪里？’我们后来才知道总统在卡科汀山区退休地的真正地名是马文营，不是戴维营；而所谓的六罐并不是指啤酒，它还可以代表要变成掷马蹄铁王的意思。”

那个掷马蹄铁的白宫工作人员朗·琼斯，饰演手里拿着胜利金牌的乔治。其他的工作人员将一面1989年1月20日那天清晨悬挂在白宫的国旗，交给了乔治。南希·克拉克这位花店精灵，送我一个娃娃，用大型的透明玻璃装着，非常漂亮，让我想起她店里的同仁，每年为圣诞节做的各种美丽娃娃和饰品。我们总是在正式的国宴和假日里，一起装饰白宫，趣味无穷（其实该说是她和她店里的同仁装饰的，我很敬佩她们）。我们有太多的情绪如鲠在喉，但却无法说出心中的感受，不过我想他们明白我们对他们每一个人的感情。

副总统奎尔和玛莉琳夫妇、乔治的首席参谋长詹姆斯·贝克及夫人苏珊来了，我那个最出色的参谋长苏珊·波特·罗丝也来了。我们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克林顿夫妇和戈尔夫妇准时地来了，至少我认为时间拿捏得刚刚好。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报纸上说他们来晚了，但我并不觉得。到场的女士一个个看起来都很漂亮，而且都戴着帽子。这让我想起四年前玛莉琳·奎尔和她的帽子曾遭到多少人严苛的批评，而且我怀疑希拉里和蒂珀是不是就能幸免。时间对人主白宫的新人来说，可能有些拖拖拉拉，可是对我，却像在竞逐。当我们不得不往就职台移步时，我急急地从红厅到蓝厅绕了一圈，跟执事领班拥别，用我的目光跟在场的每一个人道别。

这些人与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关系一直很密切。

道别是最令人难受的时刻，之后的一切对我来说就容易多了，我跟希拉里一起乘车到国会山庄，我们轻松地交谈，说说未来的日子。这个时间原本应该有点尴尬，可是我想我们两个人都不希望它变成那样。沿路的人群都对新的第一家庭挥手致意，好像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快乐。

交接的时刻到了，圣袍从我那杰出的丈夫身上移给了比尔·克林顿。虽然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赢得这场选举的人才干并不及我的丈夫，但是无论如何，一切都落幕了。克林顿的演讲简短利落，听起来有点像约翰·肯尼迪的感觉，只不过没有那么滔滔不绝罢了。

我们向参议员鲍伯·多尔夫妇及爱伦·辛普森夫妇道别，也向克林顿夫妇及戈尔夫妇道别。我们的忠诚伙伴奎尔夫妇陪我们飞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后，便与我们相拥而别。当地的工作人员及支持者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之后我们在朋友的陪伴下，搭乘空军一号飞往休斯敦。飞机上有许多朋友，包括跟了我12年的苏珊·波特·罗丝和劳里·费尔斯通，还有我的好朋友安迪·斯图尔特和前爱尔兰大使理查德·莫尔等人，个个都是我们交往多年的亲密好友。

媒体记者曾抱怨得很厉害，说我不让他们举行记者招待会。我觉得很好笑。我跟他们说，如果他们任何人曾投乔治的票，那当时就应该为他说话，否则就让他从此平平静静过日子。记者们一时全都鸦雀无声了。

我们在飞机上欣赏了一部由多伦斯·史密斯编辑的影片。

多伦斯是我们的孩子在休斯敦的邻居和好友，近来却几乎变成了乔治的公关主任兼网球球友。片中多伦斯访问了很多乔治的工作伙伴，也访问了我们的两个孩子马文跟多萝，挖出我们一大堆趣事轶闻，笑话百出，非常有趣，这使我们的这一天因此开朗不少。

飞机抵达休斯敦，我们在机场上看见了盛大的欢迎人群和许多老朋友。乔治和我回过头去，向陪我们一起来的友人道别，他们大都要立即随原机返回华盛顿。

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

我们并没有想到会受到如此盛大热烈的欢迎。到处都看得见黄丝带，商店和汽车旅馆的顶篷上挂着欢迎的大幅标语，广告牌上也出现了欢迎乔治和芭芭拉的字眼，就连载货的大货车也在车尾上用自制的牌子写着“欢迎”。沿途更是站着许多挥舞国旗的人群。

当我们的车子来到我们暂时租赁的房子前停下，左邻右舍蜂拥而出，热烈欢迎我们。那种感觉真是愉快，一切似乎显得更美好、更光明。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我们走进房子里，看到的是一个宽敞明净又满是植物与花的家。我们最亲爱的管家保拉·兰东和跟了我们好多年的唐·罗德斯也在；一直忠心耿耿为我们工作的邻居兼朋友杰克·费奇则正忙着整理家当行头——哪些该藏，哪些拆箱；杰克的太太露比正忙着指挥邻居把花放在房子里和花园四周。这种回家的方式多么美好呀。

1993年1月21日——多么不同的24小时呀。我们照常

5点半醒来——可是我们没有铃可以按、没有司膳执事可以传唤。我们下床走动走动，喂狗吃点东西，拿了报纸，然后端杯咖啡上楼，在床上看起报纸来。

就这样，一切似乎是一种完整的循环，我们又自己照顾自己了，而且很喜欢这样。我们从何而来，往哪里去……



## 成 长

我应该从哪儿开始讲起呢？1925年，我出生于纽约，是马文和宝玲·皮尔斯两人的女儿。在我出生前不久，我们家才从纽约搬到莱镇，因此我母亲要生我时，仍回纽约找那个曾为我姐姐玛莎和哥哥吉姆接生的医生来。

莱镇是个成长的好地方，它那时还是个小地方，居民一共才8000人，大部分的人我们都认识。莱镇有一家面包店、一个肉铺、一家蔬果铺（那时没有超级商店）、一家电影院和一家我们常去的图书馆。我们几乎每个礼拜六下午都去电影院看电影，通常是看儿童的冒险故事片。

莱镇从前便是通往纽约的枢纽，至今依然如此。我父亲在麦考公司（1946年他升任这家公司的总裁）上班，每天他都步行15到20分钟，到火车站搭火车去纽约市上班。早上他固定要读报纸，晚上则到汽车俱乐部去，那儿是男人喝

酒和打桥牌的地方。那时我们并不认识乔治的父亲，不过他却和我父亲搭同一班火车，只是他都坐到康乃狄克州的格林威治站下车，比我父亲晚两站。小时候我最快乐的事情之一，是每天早上陪我父亲走到火车站，然后再搭公交车去学校。

每个住在莱镇的人都对别人家的事了如指掌。我记得我10岁时发生过一件很丢人的事。那天我去镇上买蜜饯，回家途中一边走一边吃得很高兴。人还没到家，我妈妈便接到三次电话，说有件不好的事要告诉她：芭芭拉正满嘴塞着蜜饯在街上走，还不停地把手伸到罐子里取蜜饯吃。我母亲当然也不会觉得我那样子可爱，她不但打我，还责备我，我因此大病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蜜饯了。

我们在镇上的印第安村区，那可以说是一个最典型的敦亲睦邻区，我们认识每一个人，知道每个人家里有什么人，甚至养什么狗。这一带房子的规模跟莱镇其他地方相比，仅算是中庸而已，但是对我们那两位刚从纽约的公寓搬来的父母来说，则是巨宅。多年后，我和弟弟斯科特回来造访老家，发现那栋房子原来比我记忆里要小得多，心中不觉十分惊讶。

尤其是卧房和浴室，更是小得可怜。我和乔治订婚后，有一次回老家探望，我妈妈还叫乔治晚上不要上厕所，否则他冲马桶的声音会把她吵醒，乔治那时已经是个21岁的大人了，只得从窗户爬出去解决！我妈要是知道，不气坏了才怪，可她的要求也实在太过分了。

对那个可爱的小房子，我的记忆中只有美好的一面。我



们家的客厅到处都是书柜，我那位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父親信誓旦旦，说那些书柜都是他亲手做的，但是我却不记得看过父亲拿锤子。他总是说，他那时怎么钉书柜都不稳，于是这里塞塞、那里垫垫，最后才万事大吉。书柜里有一套《我的书库》、一套百科全书和别的丛书。我们是个书香家庭，每到晚上，常常人手一册爱看的书或杂志，度过夜晚的时光。我想那时的书柜上一定还有一架我们常听的收音机，我特别记得《影子》这个节目。

全世界最好的菜肴就产生在我家的厨房里。我不记得母亲炒过菜，不过她知道什么样的菜最好吃，而且很会训练厨师做菜。厨师每逢礼拜四和礼拜天下午休息，因此礼拜天晚上我们都会出去吃，至于礼拜四，我则没什么印象。中餐我们都吃大餐，通常是烤鸡和土豆，烤鸡肚子里有全世界最好吃的美食。礼拜天晚上，我们会吃全麦脆饼加奶油，热量真是高，单是它，就会让人体重增加。现在我知道我们那时吃得太丰盛，其实并不好。我和父亲是家里有体重麻烦的人，斯科特和玛莎则很瘦。我记得我妈妈会一口气地说：“吃完，玛莎。不是你，芭芭拉！”

那是个全家人一起用餐的时代——一种很好的传统，但是现代家庭已经很少享受这份传统了。我妈妈坐在桌子的一端，爸爸坐在另一端，玛莎、吉姆、斯科特和我则分别坐在两边。父亲总是拿着勺子，在土豆泥上一勺一勺地浇调味汁，母亲则指责他，说他吃这么多土豆和调味汁是种坏习惯。礼拜五我们家吃鱼，这是为了避免有家人带信天主教的朋友来吃饭时，会没东西吃（在那个时候，天主教徒礼拜五